

生命另一种形式的绽放

□任家范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乔珍拎着兜儿黄纸和供品,独自赶往郊区的墓地。冬季北方的路本来就不好走,暖流过去再来寒流,雪融化一层后又结了冰,走上去更坚硬光滑。特意穿了黑色羽绒服的乔珍,在寒风里趔趄着,步履笨重缓慢,这让她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十岁,心情灰暗了好多。

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回不来。单位脱不了身的丈夫,曾跟她商量着拖延到周日,同她一起来的。可在这事上,乔珍偏偏较真。父母离开十年了,不管当初烧头七、三七、百天或周年,她都做得一丝不苟的。不管刮风下雨,或是冰天雪地,都准确无误地及时过来,按部就班地摆放供品、磕头烧纸,隔着黄土与父母说话。

她也想过找女友陪着,可又一想,还是算了。上坟,毕竟不是别的事,像逛街看景,大家搭着伴儿,无拘无束地说笑着,穿过这条街,转进那个商场。

公用墓地没有别人。人是该咽气那一刻,咽的气,忌日没有选择的余地,冷清也是没办法的事。

乔珍除净坟上的雪,摆上糕点烧过纸后,蹲在那儿发呆。糕点是给父母最好的供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好烟酒不嗜糖茶,条件好了后,偶尔会吃些糕点罢了。



沙永汇《筑梦》

版画

120×79cm

其实,乔珍的潜意识里,是希望一个人来的。每次在这里,她都要待时间长点儿,这样才能静下心来,想些与父母相关的旧事。尤其,自己前年在教师岗位退下来后,那些经历过的旧事,瞅准了空子,就钻出脑缝来了。说来也怪,一件来了,后面就跟着一大串儿,绳

套似的牵连不断,把自己套牢了。

人是怕寂寞的。寂寞了的乔珍,有许多话想和父母说。

她是十五岁下乡的,那个年代没机会上大学。等她二十七岁了,工作了十多年后,才琢磨上学的事。她犹豫着跟父亲说:我岁数这么大了,再读三年电

大,已经三十了!父亲回她:如果你不读,三年后你也三十,没有知识和学历的三十岁!

边工作边读书很苦,周末要起早贪晚,去百公里外的城市上课,不分寒暑风雨,都不敢耽搁。记忆力不能和十八九的孩子比啊,使了吃奶的劲儿,有的科目还是六七十分。尤其英语泛读,还得经省城转外地补考。实在没决心坚持了,妈说得更直截了当:全厂都知道你上大学了,最后没拿到毕业证,多磕碜!

父亲读过很少的书,母亲没有念过书。可说的是最实在的,直戳心窝子的话。这话起作用啊,她读了,也坚持下来了。现在回头看,当时真的挺蛮罪,也怨声载道过,可毕竟是值得的。是不懈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她由衷感谢父母一句话的警醒!

想着父母的音容笑貌,以及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蹲在寒风里的她,心温暖好些,脸也浮出了笑意。再看到地上的纸灰,眼泪立马又下来了。好在,笑或哭,都不用遮掩的。

乔珍站起来,活动下麻木僵硬的腿,绕着坟墓转了一圈。对她来说,死亡曾经是可怕的,再亲的人,也要活生生地阴阳两隔。现在她又觉得,死亡已经不可怕了。她不是每年都来看父母,跟他们

说话吗?只要心里有,那些生命中最心疼的人,就永远不会离开。她想起那个写作朋友的话:死亡不会消失,只是一场远离。远离只有思念,不需要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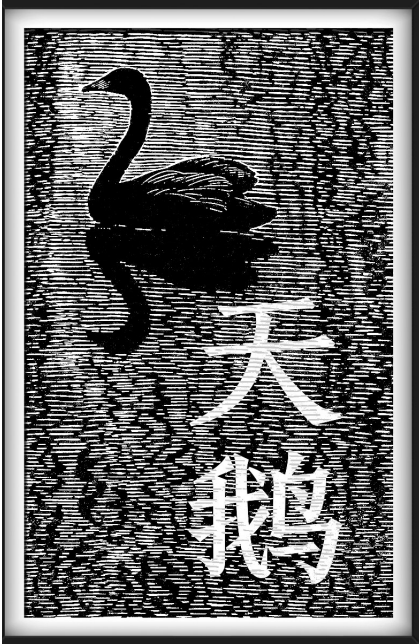
她心中的父母,好像真没离开过。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隐身在近处,或者去了远方。不论自己多大年纪,随时能与他们隔空对话。他们不会吵你,就那么安静地听你追忆以前,或说着他们离去后的事。你委屈、孤独、难受、开心,都可以跟他们念叨念叨。他们陪着你,不会对你说“不”。他们懂得你:世间的事,你应酬得了。

从墓地往回走,乔珍三步一回头。在漫无边际的白中,那两簇耷眼的黑,像两朵硕大的花蕾。她突然感觉,那是父母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将在大地上永恒地绽放。父母喜欢看她微笑,说那才是幸福的样子。这样想着,她的脸上微微露出了笑意,心也跟着轻松了。

父母离开多年了,她越来越觉得:祭,不全是悲凉的。祭,更是种仪式,通过这道程序,就能走回过去,与亲人团聚。乔珍从这个角度想着,内心就藏着点儿幸福了。她的心忽地敞亮了:祭,原来不用悲悲切切,是可以有暖意的。

返城的路上,看过花蕾的乔珍,眼神变得柔和淡定了。

生活速写



致女儿诗

□杨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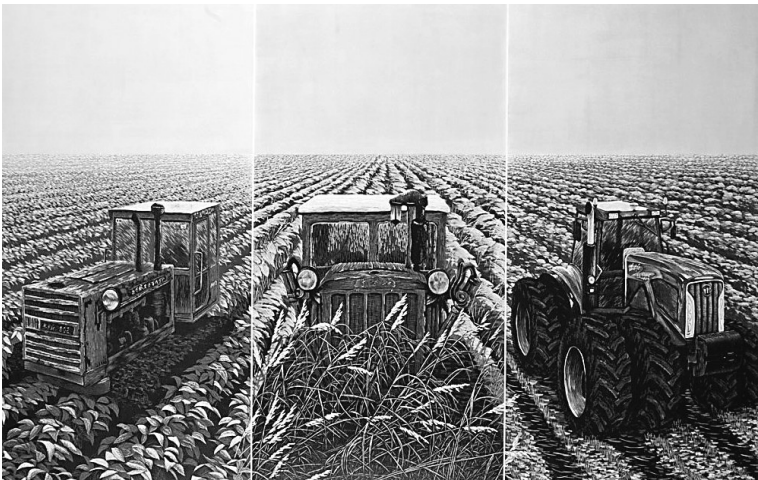
美

女儿上大学了。我就一个女儿。古人说,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又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所以,从小我们就娇惯着女儿,每次她要花钱,都想满足她,她会振振有词地说,爸爸,你不知道儿子要穷养,女儿要富养吗?

我每次出差,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她买件新衣裳。一次在贵州,我给她买了一件苗族小孩穿的衣服。大红底色,配着白白的碎花,还上着滚边,如同农家美丽的中式小花袄,她穿上后就不愿意脱下,在同伴们中间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还有一次到了杭州,给她买了一件水红色的小小的旗袍,她穿上就马上跑到大街上去了。女孩子爱美,她在街上边跑边笑,笑得花枝乱颤。这件小旗袍,她穿了好多年,后来长胖了,把小旗袍撑得崩开了缝子,还不忍心和它告别。她出外上学,每次都要多给她带几个钱,老百姓说,穷家富路。总不想让她在外面感受到困难。有个女朋友曾

行与思

听说每年有数百只天鹅要在这里会聚,那景象很壮观,因此这条河才叫起了天鹅河。清晨,我沿着河边儿走了几公里,居然没走够……



时素梅《历程》

版画

86.5×140cm

香气弥漫,香味扑鼻,原来这就是梨城送给人们的气息。

在绿色中穿梭,能感受那遍身皆绿的龙山。它位于库尔勒市区东面的库鲁克山脉上,是一座城中观景山,别看它海拔不太高,但是徜徉在它的跋山步道长廊上,却可观赏山中的各种植物,满山的胡杨、国槐、红柳,会让人心旷神怡起来。可别小瞧这遍山的绿色,尽管它的绿化面积只有250多亩,但它是人工“绿”出来的,是库尔勒人硬打造出一

道青山绿景。因为这西域的山脉皆为石山石岭,能看到有林子的山景着实不易。

拾阶而上,是山巅的八角亭,那上面一片开阔,整个梨城尽收眼底,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市景,看出了这座城市充满的现代气息。然而,风格迥异的是,对面的库鲁克山口,还有它脚下的那条逶迤的国道以及侧面山脈上的那座古色古香的塔楼,犹同一幅幅刻在戈壁上的版画,让人感觉到这苍茫与温馨竟是那样的不同,于是它会唤起人们来挚爱这湖光绿

色中的城市,挚爱这青山碧水中的美好家园。

库尔勒,就是这股秀丽。在宾馆的那片城区里,不管徜徉在哪片绿地,哪处广场、哪条街道、哪段河沿儿,都会感到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温馨涌向着你。听说它的周围,还有那不远的地方,仍有不少美景也很诱人,像峡谷,像冰峰,像草原,像松林,像石林,像雅丹地貌,差不多都是奇观,那里的游人不断,它把这库尔勒搅得火热。

这大漠里的库尔勒,拥有百万人口的它,靠什么招法打造得这股秀丽?那天晚上,宾馆大堂里的简介让我释然。原来,这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的库尔勒,历史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地,也是西域文化的发祥地,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可想而知。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他们抓住了机遇,发展了自己,形成了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些年,他们的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60亿,一跃成为了全国的百强县,而且还跨入了全国最具区域带动力百强中小城市行列。显然,这对一个欠发达地区冲刺出来的县级市来说,了不起。

值得看重的,他们还有好几顶桂冠,像十佳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还有人居环境范例奖。这些桂冠如同明珠,都很耀眼。有了这番力度,怎能上不去?!

库尔勒,真的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这苍山戈壁里释放着诱人的光芒!

时光

所幸的是因为书读多了,因此在课堂上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举一反三时能更加游刃有余和滔滔不绝,这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呵!

“卖文”与“买书”

□王树人

初读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的“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为题的《自况》的对联,是在1966年春天。那时,我正在高中一年级上学。读到这副对联后,我这个喜欢读书又经常“练笔”的高中生,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郁达夫先生那样去“出卖文章为买书”啊,因为当时的我虽然喜欢读书,但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连每学期的5元钱学费都交不上,还得申请“免学费”的年代里,要想花钱买书那可是“痴心妄想”了。然而,给报社杂志投寄了几次文稿,却都被退了回来。我的“出卖文章为买书”的愿望直到1973年才实现,那一年,已经是我当中学语文教师的第5个年头了。

记得那年的11月28日,我收到了县文化馆寄来的2元钱奖励(汇款单的附言上写的是“发诗二首,奖2元钱。”),这是我用自己发表在县文化馆创办的文艺刊物《革命文艺》上的两首小诗“挣”来的。于是,从邮局取出2元钱后,我就径直去了新华书店,买了贺敬之的《放歌集》、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等三本诗集。时至今日,这三本在封二上都写着购书时间的书,仍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查当年的日记,我在1973年11月28日这天的日记里写的是:“两首小诗已在《革命文艺》上发表,收县文化馆邮来的2元钱奖励。用此奖励去书店买了一本《放歌集》(0.52元),一本《放歌长城岭》(0.38元),一本《春歌集》(1.20元),虽然在2元奖励外,多花了1角钱,但却



王俊平《一壶茶一本书足矣》 漫画

十分高兴,因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出卖文章为买书’的愿望。”因那个特殊年代报刊的“稿费制”被取消,所以我的“出卖文

章为买书”的愿望正式实现正确地说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我已经在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国体育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作家》、《诗林》等在内的全国170多家报刊上发表了500多万字的4200多篇(首)诗文,出版了三部共120多万字的著作,并被接纳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完全可以这样说,就是我家书架上摆放的那一排排各类书籍,大多数都是我“出卖文章”得来的钱买回来的。

我第一次用“稿费”买书是在1983年秋天的一天。那天省内一家报社给我寄来了8元钱稿费后,两个要好的同事非要让我用这稿费请他俩喝一顿酒来庆祝一下不可,但我却说:“这可不行,我是要用这稿费去买书的。要请你们,等明天吧。”说完,我就急忙去了新华书店,用这8元钱稿费买了自己早就想买的《文学概论》、《郭小川诗选》(续集)和《李瑛抒情诗选》。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因那两个同事还让我请他俩,为不让同事说我“吝啬”,我只好在中午下班回家时“硬着头皮”向妻子要了10元钱,晚上下班后在饭店请那两个同事喝了一顿酒。因为当时和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要上赡养老人,下要供儿子上学,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生怕老人和孩子吃不好

穿不好,所以从来也不敢用工资买书,只能是“出卖文章为买书”了。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家的生活条件虽然也得到了改善,尽管我也有了“闲钱”,但仍然不敢用工资去买书,因为在书价不断上涨的年复一年的日子里,那只能“出卖文章为买书”了,说来真是让自己感到欣慰,那就是每当我想买书又舍不得花工资的时候,总会来一笔稿费,于是我就可以“昂首挺胸”地去新华书店买书了,而且,有时还要在买的书的封二上面写下用发表的什么文章所得的稿费买的。如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的那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封二上写的是:“1993年5月15日收哈尔滨《生活报》50元稿费(《今日李玉兰》),买此书。”2003年的一天,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一部《老舍评传》,在封二上写的是:“2003年7月10日收《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稿费80元(《我的书架别具一格》),买此书。”

早年我这个喜欢读书的人想“步”郁达夫先生的“后尘”,也“出卖文章为买书”,那是因家庭生活拮据,没钱买书所致;后来,在实现了“出卖文章为买书”的愿望后,虽然生活水平已逐渐今非昔比了,但我仍“出卖文章为买书”,抛开“舍不得用工资买书”不说,这不能不说是自己把“出卖文章”和“为买书”作为一

种相辅相成的激励了,因为不读书,就汲取不到知识,就无法开阔视野,谈何写文章?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写出“能卖钱”的文章,如果不多读书,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用多读书所获得的才智去写文章,用写文章“挣”来的钱再去买书,读了书再去写文章,这种乐趣是不读书又写不出来文章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的,而且,有了“出卖文章”得来的钱去买书,就不用动赖以生存的工资了,这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写作又要养家糊口的普通中学教师来讲,无疑等于锦上添花。

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出卖文章为买书”,而且已经“买”回了一屋子书,使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屋”,但“卖”也好,“买”也罢,我向来的都是把其限定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的神圣任务是育人成才,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误人子弟”的。所幸的是因为书读多了,因此在课堂上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举一反三时能更加游刃有余和滔滔不绝,这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呵!正因为这样,我才一直以“出卖文章为买书”为乐,并乐此不疲。

时至今日,虽然我这个中学教师已经退休十年了,但仍在“出卖文章为买书”(即每个月都能在报刊上发表十多篇文章,再用稿费买一两本自己喜欢看的书),而且每当在回忆起“卖文”与“买书”的经历的时候,都很自豪,因为从中能感到自己的一生生活得十分充实和开心。



张静梅《粉色季节》 版画 72.5×90cm

说:“对女人动嘴,那叫哄,动钱,那叫宠,动心,才叫懂。你若一动不动,那要你何用?把女人当杯子就好好端着,变成玻璃碴子你再碰下试试,扎死你。女人20是桃花,鲜艳,30是玫瑰,迷人,40是牡丹,大器,50是兰花,淡定,60是棉花,温暖。女人一生如花,而花朵,总是需要栽培的,需要浇灌的。”

女儿上大学,一个学期,也花了两万多元,妻子说,你要控制她花钱,惯子赛过杀子,你看她用的化妆品全是名牌,她一双鞋要几百元。而你连过年都舍不得买一双新鞋。她就是让你宠坏了。我却觉得,是时代把她宠坏了,寒假期时,她又和我提出,要买电脑,要学开车,我都答应了。只是看到她一个寒假都在手机上玩动漫,沉迷于网络游戏,对她有些担心,但我还是给她四处筹借,让她去学车,让她去上网。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一定会成长。在给她汇去钱款的同时,也为她写了几首小诗,这是一个父亲的期望,也应该是老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嘱托。女儿如花,我愿女儿在生活中成长为傲骨的寒梅,馨香的玫瑰,经霜的菊花,而不希望她成为温室的花朵,社会的花瓶,一现的昙花。诗曰:

少年家无隔宿粮,各糠菜根充饥肠。女儿莫笑小气鬼,老父曾做放牛娃。小时糠菜半年粮,奶酪糕点未曾尝。古云民以食为天,一文钱掰两半花。山家艰辛没余粮,年年岁岁度春荒。窝头炒面是好吃,长忆山中苦生涯。惜米惜福惜口粮,大手大脚终败家。莫贪嗜好追时尚,贵人多着布衣裳。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